

原骨癌患者心声： 法轮大法让我起死回生

【明慧网】我于一九九六年从悲苦绝望的人生绝境中走入大法修炼，虽未见师面，却真真切切的感受到师父无时不在身边。同样得到了师父赐予真修弟子的一切，不仅净化了灵魂与身体，延续了本已走到尽头的生命，而且二十余年亲历了许多的神奇与超常，使我人生观世界观彻底改变，永远告别了疾病和医药。

一、身陷绝境，悲苦绝望

我三十六岁时，在一次劳动中伤了腿，渐渐行走困难，多方医治无效。后经朋友介绍，我去一老嫗处按摩，她声称“包好”，谁知不几天就出大问题，我正在她家按摩时，突然剧痛难忍，大汗淋漓，终于忍不住叫出声来，老嫗和她“徒弟”都属无证行医，吓得手脚无措。我哀嚎了六、七个小时之后，才被前来按摩的另一人撞见，随行人找来我的朋友，将我急送医院，医生检查后告知我患骨癌，股骨病变处已如烂透的桃子，关节囊已成破碎的乒乓球一般，无法可治，拒绝收我入院。我哭求医生转我去外地治疗，说全国这么大，总有一个地方能治我的病，医生却断然道：“这病别说全国，全世界都治不了。”无奈，朋友只好将我送回家。

第二天，单位同事朋友多方奔走，托了很多关系、人情，才硬把我弄进医院。在单位领导为我签下“一切后果自负”的生死状后，医生终于答应为我手术。由所有骨科医生加实习生全体上场，将我作为试验品，因为医院从没收治过我这种病人，也没人做过这种手术，当

时他们估计我会死在手术台上。

我居然没死，死了一次，被抢救过来了。手术后，我从脚底到胸部被捆绑了石膏，就这样在床上躺两年，期间石膏坏了又换了两次，每次只能靠体温慢慢烘干。

由于大把吃药，到一九九六年我已是吃不下，说不了，走不得，看不见，任何药物对我的身体都不起作用了，肠胃伤的不是拉稀就是便秘，常年感冒，心脏狂跳，真是苦不堪言，到一九九六年五月，一直支撑全家生活的丈夫终于累倒，突发脑出血瘫痪了。我还怎么活啊！

二、幸遇大法，喜获新生

众人得知我将死，都来看望、告别，说了许多抚慰的话。我明白自己必死无疑了，心中恐惧，却又万般的无奈与无助……

一天，女儿回家告诉我，说她的同学（我过去的学生）见她哭，就劝她说：“妹别哭，我有办法。”我只觉的太离谱，她那么年轻，又不是学医的，会有什么办法啊！不过劝慰之词罢了。

那位学生果然来看我了，同时送来一本书：《转法轮》。可我眼痛近乎失明，怎么看啊？更不懂此书与我的病有何关系，所以无动于衷。

一天，学生又来教我炼功动作，我顿时觉的小腹部位有东西转起来，非常明显。学生又叫来几个人，弄我去学法点学法，开始是众人将我抬起放下，不几天，我就能自己坐下，又可自己翻身爬起来走路了，心跳也恢复正常了，说话不成问题了。

大约一个月时，我去学法组学

文 / 中国大陆大法弟子



法时，不知怎么眼镜掉到地上，一只镜片摔了一个洞，没法戴了。朋友说：“反正都看不见，你就不戴了嘛，戴起还不是多余的圈圈。”从此，我永远摘掉了眼镜，眼睛也日渐好了，没重影了。

我跟同修借到一本《法轮功》，觉的里边的道理讲得太好了，心底突然明亮，我如饥似渴的读啊，抄啊，一连抄了三、四遍。然后我开始抄《转法轮》。

经过好多天的呼呼大睡，又经过三天三夜的眼、头部的剧痛难忍，那时我还不不懂这是消业，但左思右想后，觉的还是只有炼功这条路可走，不要钱。到第四天，我叫妹妹扶我去滨江路炼功，感觉特好，炼第三套“贯通两极法”时，我手臂象被什么牵引着向上飘。

就这样，我眼也不痛了，腿也不痛了，扔掉了眼镜和拐杖，走路健步如飞了，这是怎样的健康自在幸福啊！我活了，我不会死了，二十多年来活得好好的，没再吃过一粒药，没再花过一分医药费，连伤风感冒都不会得，众人见我公医办的结账单无不惊羨，连医生都说“根本不可能的啊”。可我就是好了呢。

一本书就改变了我的命运，法轮大法真能让人起死回生啊！◇

北京昌平区法轮功学员杨金菊遭一年半冤狱

【明慧网】北京昌平区 70 岁的法轮功学员杨金菊，遭一年半冤狱迫害，于二零二四年四月结束冤狱回到家中。

在中共对法轮功持续二十多年的迫害中，杨金菊因坚持信仰真善忍曾经三次被劳教迫害，被折磨得浑身疼痛、骨瘦如柴、满头白发。

二零二二年十月，杨金菊在自家门外炼功，邻居看见了，问她干什么呢，杨金菊据实相告，结果邻居说：“那我举报你去。”杨金菊没有当真。但很快警察上门来抄家，她被绑架到昌平看守所。

杨金菊被非法判刑一年半，她坚持上诉，对北京一中院的法官讲：自己原来一身病没人管，修大法后无病一身轻，反而遭到迫害，这是共产邪党在要人的命。

同期被关押在昌平看守所的法轮功学员董梅也被冤判一年半。

杨金菊一九九八年下半年开始修炼法轮功，当时她患有颈椎病、胃病、沙眼、鼻炎、皮肤病、气管炎、头痛、后背痛、腰腿痛、脚后跟痛、手脚麻木，最严重的要数顽固性失眠了，严重时达到整夜睡不着觉，双手抱头撞墙，头疼得象要裂开一样。当时她丈夫因为工厂倒闭下岗（失业）想不开得了精神分裂症，儿子正读初中，她因为母亲病逝跟丈夫着急也病倒了，从此变得脾气暴躁。就在她走投无路的时候，她接触了法轮功，神奇的是她炼功三天就能睡着觉了，七天后，头不痛了，一个月之后，疾病全消。修炼了法轮大法以后，杨金菊知道用真、善、忍高标准要求自己，说话和气了，遇事知道找自己想自己哪错了，心态平和了，精神和身体越来越好，家里的亲人和邻居都说她象是变了一个人。

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江泽民团伙疯狂迫害法轮功后，杨金菊因坚持修炼法轮功，被非法抄家，被非法拘留，被强制绑架到洗脑班进行



洗脑，被强制劳教三次共长达七年之久。

二零零零年十月，杨金菊被非法劳教一年，同年十二月送到大兴劳教人员调遣处，当时被强制双手抱头从上午一直蹲到下午天快黑的时候，长达八~九个小时才让进屋。

二零零二年底，派出所勾结居委会把杨金菊从家里骗出，绑架到洗脑班迫害，她拒绝上车，被几个保安双手反背摁倒在地，把她的双腿强行弯曲塞进警车，导致她的腰腿多处淤青，一个多月都在疼痛，洗脑班为了转化她不让她睡觉，看她就是不转化，就非法劳教她两年六个月。

二零零八年奥运，610 国保人员非法闯入杨金菊家把她强行带走，又非法劳教三年。关入大兴女子劳教所二大队，杨金菊在这里受到了非人的折磨与迫害。大队长李子平阴狠毒辣，为了逼迫她转化，派了几个非常凶狠的吸毒和卖淫人员，对杨金菊大打出手，并长时间不让她睡觉，逼迫她长时间站立，不让她动，造成她的腿肿得跟大象腿似的，不让她上厕所，实在憋不住了就尿到裤子里也不让换衣裤。看管人说屋里有味，对杨金菊连打带骂，那吸毒犯照她的胸口猛杵一拳，当时疼得杨金菊眼冒金星，满眼是泪（后来多年还一直都在疼）。杨金菊被她们每天就这样折磨。吃不下饭更不敢喝水，小便憋得时间长了，蹲到厕所里一个多小时解不出来，肚子疼得象要爆裂，

大便长达二十八天解不出来，当时她肚子疼痛难忍，看管人员上前揪住杨金菊的头发往起拉，回到房间里扇嘴巴，一连打了二十多个嘴巴，打累了才住手。她们看杨金菊还不转化，就用脚狠踹她的脚，每踹一次都让她疼痛难忍。

在劳教所，杨金菊还被强制坐小椅子，后来换高凳，臀部磨破了，脓水和裤子粘在一起不让洗。那吸毒犯用抹布往她嘴里塞，把杨金菊的牙齿杵掉了，前胸衣服上都是血，满地都是鲜血（回家后满嘴的牙都松动了，不能吃东西，后来都掉了）。

杨金菊一次被朱队长抓起脖领往前一抻然后使劲往后猛一推，她就象一个沙袋一样重重的摔在了地上，在那冰冷的地上不知躺了多长时间才坐起来，又坐了很长时间才慢慢的站起来，头疼、腰腿疼、浑身疼痛，朱队长和熊队长又给她上了很长时间的政治课，已经是下半夜了才让她回去，当时杨金菊浑身疼痛根本也睡不着觉，没过多长时间又被叫起来。当时杨金菊每天就被这么折磨，浑身疼痛，头脑昏沉、精神恍惚，骨瘦如柴，满头白发。

杨金菊在劳教所极度痛苦的熬过三年，历经九死一生回到离别已久的家时，家里早已经是人去楼空面目全非，丈夫因她被非法抓捕劳教连惊带吓，含冤离开了人世。多次对杨金菊的非法抓捕、劳教，给她的家庭造成了严重的伤害，杨金菊和亲人这些年一直生活在恐惧与悲伤当中，身体和精神都受到严重的伤害。

杨金菊被劳教所折磨得只剩八十多斤，身体恢复的一直不好，长期胸闷、胸痛、头疼、后背疼，睡觉经常做噩梦，丢三落四走路没劲儿，以前的鞋都不能穿了，只能穿大两号的鞋，半年多脚趾甲长不上来。◇